

中华散文
珍藏本

牛
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本

牛
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0313658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散文珍藏本:牛汉卷/牛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1

ISBN 7-02-002471-8

I. 中… II. 牛…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②牛汉-散文-作品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815 号

责任编辑:丛培香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5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3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4.60 元



作者像

周海嬰 攝

出版说明

中国当代散文创作,在继承、发扬古代和现代优秀美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繁荣。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散文写作的创新意识更加开放、强烈,审美追求更加朴素、自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的业绩,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我社将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散文珍藏本丛书》。鉴于过去已编辑出版了一批当代名作家的散文选集,新编的珍藏本丛书,主要辑纳进入新时期以来有突出成就的散文名家之精品。其编辑体例则按人分卷,每人一卷,每卷约十五万字。读者可以从中欣赏不同作家的创作风采,总览当代散文发展的真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5年3月30日

目 录

绵绵土	1
骡王爷	4
我偷了孔夫子的心	9
我的脚与砍山鞋	16
最初的记忆	19
灯笼红	23
祖母的呼唤	26
我的第一本书	30
第一次绘画创作	35
打枣的季节	38
心灵的呼吸	41
月夜和风筝	48
海琴	54
塑造梦的泥土	57
喂养小雀儿	62
掏甜根苗	67
苦香的, 柳笛声声	72
扫霁人儿	75

早熟的枣子	78
少年与萤火虫	82
父亲, 树林和鸟	84
迷人的转蓬	86
秃手伯	89
活着的伤疤	96
母亲的第一次人生经历	99
一斗绿豆	104
溱沔河和我	109
小栽根儿和我	115
一窠八哥的谜	119
接羔	123
活吞小鱼仔的悲剧	126
送牢饭和公鸡打鸣	129
高粱情	134
离别故乡	147
我的祖先和一把剑的传说	156
散文这个鬼	162
诗和散文都是我的命	165
谈谈我这个人, 以及我的诗	170
谈谈我的土气	175
含羞草的冤屈	178
水仙的晚年	182
诗和苏金伞和我	186

目 录

重逢第一篇:路翎	196
一个钟情的人	204
童心	212
一首诗的故乡	216
我的梦游症与梦游诗	219
毕加索最后的自画像	224
我与石头的情谊	227
浅谈飘逸	232
孤岛	236
对钟声的思念	239
花灭了 花是灯	243

绵绵土

那是个不见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黄昏。天地灰得纯净，再没有别的颜色。

踏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个梦境。几十年来，我从来不会忘记，我是诞生在沙土上的。人们准不信，可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从没有看见过的沙漠。

年轻时，有几年我在深深的陇山山沟里做着遥远而甜蜜的沙漠梦，不要以为沙漠是苍茫而干涩的，年轻的梦都是甜的。由于我的家族的历史与故乡人们走西口的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野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无边无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全身心激荡着近乎重逢的狂喜。没有模仿谁，我情不自禁地五体投地，伏在热的沙漠上。我汗湿的前额和手心，沾了一层细细的闪光的沙。

半个世纪以前，地处滦沱河上游苦寒的故乡，孩子都诞生在铺着厚厚的绵绵土的炕上。我们那里把极细柔的沙土叫做绵绵土。“绵绵”是我一生中觉得最温柔的一个词，辞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说的意思。孩子必须诞生在绵绵土上的习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辈辈的先人从没有解释过，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它是圣洁的领域，谁也不敢亵渎。它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活的神话。我的祖先们或许在想：人，不生在土里沙里，还能生在哪里？就像谷子是从土地里长出来一样的不可怀疑。

因此，我从母体降落到人间的那一瞬间，首先接触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热炕上焙得暖呼呼的。我的润湿的小小的身躯因沾满金黄的沙土而闪着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园老姑姑那双大而灵巧的手用绵绵土把我抚摸得干干净净，还凑到鼻子边闻了又闻，“只有土能洗掉血气。”她常常说这句话。

我们那里的老人们都说，人间是冷的，出世的婴儿当然要哭闹，但一经触到了与母体里相似的温暖的绵绵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体里安生地睡去。我相信，老人们这些诗一样美好的话，并没有什么神秘。

我长到五六岁光景，成天在土里沙里厮混。有一天，祖母

把我喊到身边，小声说：“限你两天扫一罐子绵绵土回来！”“做甚用？”我真的不明白。

“这事不该你问。”祖母的眼神和声音异常庄严，就像除夕夜里迎神时那种虔诚的神情，“可不能扫粗的脏的。”她叮咛我一定要扫聚在窗棂上的绵绵土，“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别处的不要。”

我当然晓得。连麻雀都知道用窗棂上的绵绵土扑棱棱地清理它们的羽毛。

两三天之后我母亲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躯，红润润的，是绵绵土擦洗成那么红的。他的奶名就叫“红汉”。

绵绵土是天上降下来的净土。它是从远远的地方飘呀飞呀地落到我的故乡的。现在我终于找到了绵绵土的发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又厚又软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梦到了我的家乡，梦到了与母体一样温暖的我诞生在上面的绵绵土。

我相信故乡现在还有绵绵土，但孩子们多半不会再降生在绵绵土上了。我祝福他们。我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事，它是一个远古的梦。但是我这个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对故乡绵绵土的眷恋之情。原谅我这个痴愚的游子吧。

骡王爷

——童年牧歌一章

我的故乡，也可以说是我的童年世界里，把天上地下的神都叫做爷爷！老天爷，土地爷，财神爷，关老爷，灶王爷（不叫奶奶），牛王爷，马王爷，多得数不过来。祖母讲过一个骡子成不了神仙的故事，情节都忘了，只隐约记得一点，说：骡子的相貌和蹄腿都生得很威武气派，而且很能干活，但不算是正经牲口，它非驴非马，非公非母，命定是个苦命的奴才。神仙们有的骑马，有的骑驴，还有骑老虎狮子的，没见过一个骑骡子的。可是我从七岁那年起，就把骡子尊为神仙，叫它爷爷。我对祖母讲过我为什么把骡子叫做爷爷的理由，祖母高兴地说：“该叫，该叫。”我一直不敢对母亲说。母亲不信鬼神，也不信什么命运，所以她才敢怀里

揣着菜刀，单身冒险去谋杀阎锡山。我四十年代写过一首诗赞美母亲的英雄行径。在家里，我只在心里叫骡子为爷爷，不敢声张，它只是我的骡王爷。

下面说说我为什么要把骡子尊为神，叫它爷爷？得仔细地讲，否则大家莫名其妙，以为我是荣格说的那种迷恋童年的精神病患者，在痴情地说着梦话或鬼话。

我的故乡地处高寒的晋东北半山区，离雁门关和五台山都不远。一到深秋，太阳在天上像一个熟透的大红柿子滚落到山那边，晚霞正如一摊烂柿子泥。冷风立刻吹得人直打哆嗦。但在野地里顽耍成性的男孩子们，不肯穿上衣裳，仍赤条条地跑去跑来，或者在五道庙门口的空场上，连喊带叫地摔跤。人一旦静止下来，便想找个避风的地方去暖暖身子。

每年的这个季节，寒节与中秋节之间，孩子们都晓得有个地方异常地暖和，那是个十分隐秘的地方，而且要冒着风险，它就是村边官道上被大车碾压成的一段深深的车道沟，就是通常人说的车辙。由于路面坑坑洼洼的，有一段夏天常聚成一汪水，有时变成烂泥坑，秋天之后，泥坑才渐渐干涸，被车轱辘碾成绵细的泥土，有一尺多深，枯夏旱天赤脚踏过去，脚心烧得生疼。

五六十年之后的今天，仍记得清清楚楚：七岁那年，入秋之后，在滹沱河游了最后一回水，一上岸，浑身冷嗖嗖的，我和二蛮、元贞几个小伙伴一阵风跑向官道，钻进上面说的那个温暖的绵细的土窝窝里。让一个小孩子瞭哨，看见有大车过来，喊叫一声，我们立马钻出来让车过去。车沟里的土固然绵细

如粉末,但颜色黑灰,还有一股熏人的牲口粪尿味。对我们来说,牲口粪不算臭,尿味却直熏得人憋气。然而这一点点气味,只要挨过一会就香臭不分,全闻不见了,仿佛我们也变成一摊臭泥。这时只有一窝热热的厚厚的细土,让我们裸赤的肌体里里外外地得到享受。太阳下山好久,天暗了下来,这个暖和的土窝窝,一时仍冷却不了,小身子深深地埋伏在里面,连心肝五脏都透热透热的了。这时人常常迷迷糊糊地陷入一个黑甜的真正的泥土梦的深处。

人像溶化成梦似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梦境天崩地裂!浑身火辣辣地被什么抽打得痛醒过来。一个赶大车的老汉,叭叭地挥着牛筋鞭子,朝我们几个狠狠抽下来,身子疼得钻心,我们飞跑到路边一个土坡上,这才看明白,为我们瞭哨的小孩儿不知到哪里去了。大车停在离我们只有一步远的地方。一匹高大的棕红色的骡子兀立着,吁喘着白气,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朝我们射来让人胆寒的严厉的光芒。赶车的老汉把我们痛骂了好一顿,他说要找我们的爹妈去告状,“不是我这匹老骡子眼明心善,你们这几个早已叫车轱辘碾成肉饼,去见阎王爷了。”赶车的一定惊吓坏了,他坐在路边抽了好几袋烟。他真是个好老汉,几次走近那匹骡子跟前,用手抚摩骡子汗湿的光亮的颈部,回头大声朝我们喊:“还不给骡子跪下来,是它救了你们的命!”我们三个一齐跪了下来,我不由地叫了一声“骡王爷”!

当天晚上,才晓得骡子救我们的详细经过。

村里人说,天快暗下来,那拉炭的老汉想尽快回家,叭叭

叭地一路扬鞭，一路吆喝，车走得很快，当大车赶到了我们的温暖的土窝窝的一瞬间，骡子猛然收住蹄腿，一动不动，同时哐哐地仰天长啸起来，显然是想唤醒面前的几个沉睡的生命。老汉一鞭一鞭地抽打骡子，那骡子死不肯迈步，耳朵被抽出血，还是不动，赶车的老汉坐在车上，感到有些怪，朝前朝下看看，什么也没有发现。想想看，我们几个孩子只把脸露在土外面，脸上蒙了一层土，灰灰的一片，天又有些昏暗，真分不出是人还是土。但长“夜眼”^①的骡子眼尖，看见有一个孩子在车道沟里蠕动了一下，也许闻到了人的气息，骡子仰起头朝后稳住了车。只要骡子再迈一步，我们几个必定死在车轮之下，世界上就不再有我了。

我们从地上爬起来，一起拥到骡子那里，摸摸它汗涔涔的头部，哇哇地都哭了起来，仿佛生命又一次得到诞生。

骡子既然晓得救人，它一定有一颗仁慈的心灵，当我们跪在它面前，抚摩它的颈部，它心里不知想些什么？我只听见它的鼻孔很响亮地喷着白色的热气，还看见它的蹄子不停地捣动着，它一定是在跟我们说话哩，说什么不知道，但大意我明白，它说：“我很高兴。”

那个夏天，我用胶泥塑造了许多动物，我想塑一匹骡子。我到东古城挖了一篮子胶泥，那里荒芜的树丛中有一个洞穴，里面的胶泥质地异常好，棕红透亮，正好塑那匹棕红的骡子。这里的胶泥，父亲说，城里的孔夫子、财神爷，还有许多庙里的

^① 有些大牲口夜里能看清路，庄稼人说它们生着“夜眼”。

神都是取的这里的胶泥塑的。我心里想,用塑神的胶泥塑这匹有灵性的骡子,一定能塑出一个真神。现在,我写这篇散文,词语为什么这么土,因为我总想着必须用胶泥塑骡王爷!

六十多年过去了,许多神都已死亡,骡王爷却神一样地活在我心里。

我偷了孔夫子的心

——追念死去的第一个朋友

童年时，我是全村公认的顽童，爬墙上树，四处撒野，实纳帮子的布鞋顶多穿半个月光景，身上挂的伤从没有断过一天。直到考入城里高级小学（正榜无名，列为不光彩的备取生），必须住校，管教得又非常严，才不得不规矩点。穿上操衣（制服），戴上鳖壳帽（圆形带沿的），祖母笑着说：“这才像个人的样儿。”

高小的校址是文庙，大成殿修得像北京城的太和殿，十分有气派。殿里塑着孔夫子的坐像，一年四季门窗关得死死的，麻雀勉强可以从窗眼里钻进钻出。殿里面黑洞洞的，只有孔夫子的琉璃眼珠子是亮的，一闪一闪，异常可怕。“五四”运动那一阵子，城里城外庙里的神像几乎都被捣毁了，